

“人的一生经历生老病死,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医疗设施的建设。我虽年过七旬,但我愿意脚踏实地与广大同行一道继续前行,不断进取,为改善我国的医疗设施面貌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。”

这是黄锡璆2012年获得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后,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。那年,他72岁。

8年后,当国家紧急决定在疫情发源地和重灾区的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时,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建筑设计师,80岁的黄锡璆再一次临危受命。

火神山从决定兴建,到交付使用,只用了10天的时间。打造“中国速度”的,是7000多名戮力鏖战的一线建设者和八方支援的强大体系,而作为背后的总设计师,黄锡璆功不可没。在黄锡璆带领团队的技术支持下,仅仅用了60个小时,两天两夜,火神山的施工图就顺利出炉了!

其实早在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,黄老率领的医疗建筑团队,在短短的7天之内就完成了小汤山医院艰巨的设计任务。从小汤山,到汶川、玉树,再到火神山,印尼归侨黄锡璆总是那个在“危难之时显身手”的担当者。

一封“请战书”

迈入2020年,开局的一场疫情便预示了这不是一个太平年。如今已届八旬的黄锡璆本该在家平安度日,可大年初三,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下了一封“请战书”：“鉴于以下三点：本人是共产党员；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，家中牵挂少；具有“非典”小汤山实战经验。本人向组织表示，随时听从组织召唤，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作。”

面对各方盛赞，黄老表示：“这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。我们还在后方，人家都到前线了，比我们更辛苦。医务人员是很伟大的，都不容易。”

家国有难，他无法袖手旁观。2003年4月23日，北京“非典”患者剧增，在医护人员被大量感染，床位异常紧张的情况下，小汤山“非典”定点医院的设计任务，落在了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的头上。

62岁的黄锡璆当时患有眼疾，不宜长时间工作。但接到通知后，他无暇顾及不堪疲惫的双眼，带病连夜手绘设计草图。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，上级领导要求他三天三夜内完成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。

为了尽快出图，黄锡璆和他的设计团队几乎24小时接力式画图。“设计团队30余人，现场有7000人等着我们的图，大家都着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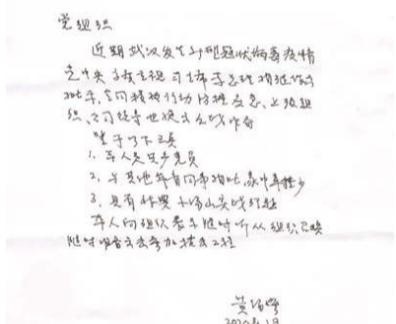
但有过多医院建设经验的黄锡

璆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：“在这样短时间内建成的医院，不足以在隔离、通风、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，也会对医护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。”

为此，他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协调，甚至发生过激烈争吵。黄锡璆深知，救治病人的医院不能只提供病房，不是生死之间的中转站，更不能走形式主义路线，它是救死扶伤的场所，是为生命托底的所在。

那段和死神抢时间的日子，他几乎每天忙碌到深夜12点，甚至凌晨3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然而，翌日清晨，他又会早早来到小汤山设计工地。身边没有桌子，他就蹲在马路边画图纸。

一边设计一边施工，7天7夜后，小汤山医院在5月1日深夜接收了第一批患者。



为生命托底

几天后，世界卫生组织、香港医管局等地的专家前来实地考察，他们对设施布局、流程技术等赞不绝口。

洁污分区分流，医患分区分流，严格的卫生隔离，使得这所“速成”医院创造了共收治病人680名，康复672名的奇迹，而在小汤山医院日夜奋战的1383名医护人员，无一人感染。

在建成的两个月时间里，小汤山医院共收治了世界十分之一、全国七分之一的“非典”患者，治愈率超过98.9%，为北京市有效控制“非典”疫情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更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为“医疗史上的奇迹”。

这份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作为设计师的黄锡璆将自己毕生的钻研所学用在了“刀刃”上，这份来自

心底对生命的敬畏，让他笔下绘制的医院图纸总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精益求精。

当新的疫情在17年后再次卷土重来时，黄锡璆不无感慨：“没想到小汤山医院的图纸还能再用一次，虽然我们不希望它再次被使用。”

以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为雏形，黄锡璆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很多改进和优化的新建议。2月2日，火神山医院验收移交！2月6日，雷神山医院验收移交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到。

谈及医院建筑设计的初衷时，黄锡璆在多年前就说过：“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，是我搞设计最大的原则。”以人为本，经世致用，是他一贯的专业恪守之道。追溯这条路的起点，来自于一颗拳拳报国之心。

出身客家华侨家庭

1941年，黄锡璆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，这个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华侨家庭为男孩儿取名“黄锡璆”，以“璆”命之，无非是希望他一生如美玉一般，平安吉祥，怀瑾握瑜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很多华侨选择回国。但当时的印尼政府规定，一旦回国，必须放弃印尼国籍，并签字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。那时正读高一

的黄锡璆，毅然决然地在当地政府移民局“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”的契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回忆那段归乡之路，黄老说：“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老一代印尼华侨纷纷捐钱支援国内抗战，有的华侨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国家，还有很多人回国参加抗日部队，为国效忠。上高中时，很多老师都号召我们回国



印尼归侨黄锡璆： 小汤山和火神山医院 建筑总设计师

□ 芥麦青青

学习本领，参加祖国的建设。”

这份家国情怀，早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中。1957年，当时只有16岁的黄锡璆和几位同学泪别父母，踏上了“芝万宜”号轮船，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五夜后抵达了香港九龙。

两年后，他考取了南京工学院（现东南大学）建筑系，开始了他的建筑学生涯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被称为“中国建筑四杰”的四位建筑大师：梁思成、杨廷宝、刘敦桢、童寯。

“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。有很多老教授是退休后又回来授课的，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。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，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。”

1964年8月，黄锡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他被分配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。上岗之际，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，领导有意

留他在北京参加一些工程设计。但他坚持“到艰苦的第一线”、“要下海游泳”。

这一次“下海”，他的脚踏在了四川泸州自贡的土地上。这片土地上的工厂车间设计、医院设计、食堂设计等等和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的建筑物，皆起于他的才思和匠心。

后来，十年浩劫开始了，作为海外归来的华侨，他戴上了“黑九类”的帽子，插秧、挑粪、装卸货物……磨难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，却也让他沾满泥土的双脚变得更加坚实和有力。

“从那个年代走过来，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。在做工程的时候，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。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。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、环境安全等问题，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用功能，就不太实用，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方便。”

家国情怀

在十年浩劫期间，除了日常干脏活累活，黄锡璆还自学了英语。难以想象，在那个“排外”和艰苦的年代，他是如何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因为拥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和一流的专业水准，1984年，黄锡璆被公派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。

比利时的鲁汶大学，其生物学、医学、建筑学等学科领域在整个欧洲名列前茅。留学期间，他很少花时间欣赏比利时的四时风物，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。

“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，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，希望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，争取把学位拿到。如果拿不到学位，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？怎么对得起单位、对得起国家！”

留学期间，他的勤奋和成绩让导师对他青睐有加，他的导师帮他争取到了读博士的名额。1987年，黄锡璆获得了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筑的留学博士。

博士毕业后，比利时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曾提供优越的条件聘请他，可他丝毫没有动摇，甚至劝导同学和他一起回国。“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的收入，国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培养我们，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。”

不久，凭借金华中医院的科学设计，他获得了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，被誉为“南国江城第一院”的金华中医院让黄锡璆名声大震。

1992年，佛山市要兴建一座总面积16万平方米，总投资6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医院。这样大规模的医院建筑，在当时的国内屈指可数。而黄锡璆为了拿下这个项目，曾

五赴佛山。

他开创性地运用方格网络交通模式设计、医院主街设计、半集中式布局，并设计多通道式影像中心、生物洁净手术部、下沉式广场、自动扶梯、200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库，这些设计在国内医院均属首次采用。

他参与的设计项目获得过56个省部级以上的医疗建筑设计奖项，黄锡璆因此被誉为“中国现代医院奠基者”。

2001年，黄锡璆退休了。退休后，他没有赋闲在家，对专业的荒废在他看来是最大的暴殄天物：“我喜欢工作，只要国家需要，社会需要，公司需要，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。”

迄今为止，他已经主持设计了200多项医疗工作的项目设计，带领中国医院建筑规划与设计跻身国际先进行列。

“为中国人建造自己的现代化医院，改善中国人的就医环境”是黄锡璆毕生追求的梦想。而他的梦想，又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释放出最明亮的光焰。
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一个国家最幸运的事情之一，莫过于总有一群像黄锡璆这样的人，在灾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守护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将来。（选自《华人周刊》）



1984年，黄锡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时在住处前留影